

文榕生

机读目录中体现的逻辑性原理

摘要 逻辑性是文献编目的基本原则,对于编目员正确理解与操作机读目录的著录具有重要意义。以题名与责任说明为例,分析归纳了机读目录中所体现的种种逻辑性现象,并就逻辑性与文献编目的客观性、规模性关系进行了探讨。图2,参考文献8。

关键词 文献编目 机读目录 哲学原理 逻辑性
分类号 G254.364

ABSTRACT Logic is a basic principle in cataloging, and is important in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 for MARC record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uses title and responsibility as examples to show logic in MARC records, and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ogic, objectivity and standardization. 2 figs. 8 refs.

KEY WORDS Cataloging. MARC.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Logic.

CLASS NUMBER G254.364

1 引言

在网络环境下,作为文献资源共享前提的文献资源建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先行的书目数据库建设尤为引人注目,数据质量是数据库建设的生命线,标准化、规范化固然是保证数据库质量的重要方面^[1],另外,不容忽视的是应当强调文献编目的逻辑性原则。

我们查看一些网络上或铅印统编卡上的书目数据,再查看一些编目条例、规则、格式、手册,既有一些明显的错误,也有一些语焉不详,确实让编目员进退维谷。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逻辑性。

2 文献编目中逻辑性的体现

逻辑性泛指运用逻辑学原理、逻辑方法、逻辑思维等,科学地表达与认识抽象的事物,这与文献编目用抽象的编目语言描述、揭示具体文献是吻合的。它在编目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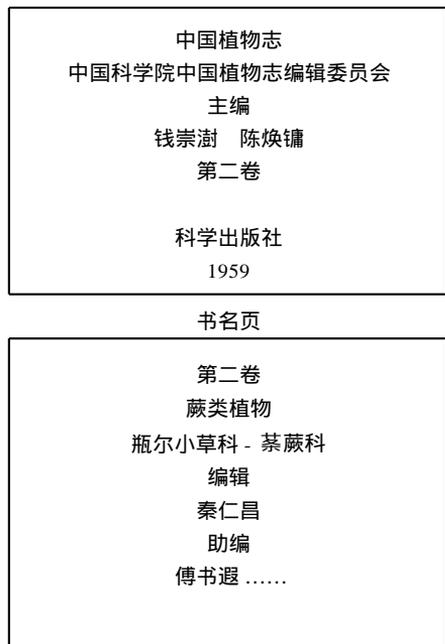
2.1 逻辑性在著录信息中的体现

著录信息在文献上可以通过图形、位置、大小等的变化、差异来生动、直观地表达,而文献编目既要客观反映具体文献,又只能选择有限的编目语言表达方式,离不开逻辑性的变通、弥合。

例如,文字中夹杂有图形时,根据逻辑性原理,将这一特殊的图形转变为文字。

2001 # \$a 世[界]您好

300 # # \$a 正题名中“界”原为地球图形



副书名页

图1 《中国植物志》书名页与副书名页示意

著录信息量的选择与逻辑性不无关系。题名页是题名的主要规定著录信息源,如果《中国植物志》仅按其正题名(书名)页著录总题名和分卷(册)次等简单信息(见图1),也无可厚非。但此多卷书历经40余年编制,共80卷,125分册,卷帙之浩大,编写、出版周期之长久甚至超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其完整的题名

信息分布在正题名页、副题名页、并列正题名页、并列副题名页等处,分卷(册)题名甚至详细到植物的科、亚科。像这样的著作只著录简略的信息,固然编目员负担较轻,却不能使用户更详细了解各卷情况。遇到此类情况,“题名页”的概念应当加以扩大,至少将副题名页包含,增加著录信息。

2.2 逻辑性在排列次序中的体现

著录信息的排列次序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如果颠倒,容易误解。

例如:铅印卡片著录的题名为:“云南植物志 第二卷 种子植物”,其提要却明确写:“本卷为种子植物的第二卷……”。从提要说明的逻辑判断,“第二卷”应当是《云南植物志:种子植物》的分卷,机读格式应改为:2001 # \$a 云南植物志 \$e 种子植物 \$h 第二卷……

机读目录也有类似错误,例如,有的记录为:“2001 # \$a 中国植物志 \$h 第四十三卷 \$h 第一分册 \$I 被子植物门 \$I 双子叶植物纲 \$I 攀打目……”。据了解,《中国植物志》卷(册)规划为:第一卷为“总论(概述)”,第二至第六卷为“蕨类植物门”,第七卷为“裸子植物门”,第八至第十九卷为“被子植物门·单子叶植物纲”,第二十卷至第八十卷为“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因而,前述机读目录的著录信息格式显然也不符合逻辑(下面还会涉及此例的较合理著录,不赘述)。

2.3 逻辑性在标识符号中的体现

文献编目中使用的标识符号,尤其是手工操作形式的,不仅形似标点符号,而且隐含标点符号功能^[2]。修订后的文献编目规则不仅对具体的标识符号采用标点符号相同的称谓,而且强调在著录信息中包含的标点符号宜尽量改换成含义相近的,以免造成误会^[3]。机读格式的字段、子字段标识符尽管形式与标点符号不同,但它生成卡片格式时,标识符号却是一致的^[4],亦以标点符号之形式出现。标识符号既起限定(或表达)著录信息的作用,如本文在著录实例中增加责任者“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的“《》”号,删除一些原著录信息中分卷(册)编号所带的“()”之类符号等,又表达层次逻辑关系。

例如:2001 # \$a 中国动物志 \$e 节肢动物门 \$e 甲壳纲 \$e 淡水枝角类 \$f 中国科学院……。在此例,“\$e”标识的著录信息既有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的含义,又有表达动物分类的“门”、“纲”、“类”等层次逻辑关系。当然,也有人采用“\$i”标识,我们认为不妥。“\$i”是分卷(册)题名标识,在其前方没有“\$h”标识分卷(册)编号情况下,宜用“\$e”^[5]。

又如:2001 # \$a 中国植物志 \$f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 \$h 第四十三卷 \$I 被子植物门 \$I 双子叶植物纲 \$h 第一分册攀打目 攀打科 \$I 牻牛儿苗目 酢浆草科,牻牛儿苗科,旱金莲科…… \$f 徐朗然,黄成就编辑。此例中,“\$i”既用于表达上下层次的植物分类“门”、“纲”逻辑关系,又用于表达植物分类“目”的并列关系,当然,在其前方皆有分卷(册)编号标识。

2.4 逻辑性在标点符号中的体现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限定词语的性质和作用,还含有逻辑层次关系。在用线性方式表达抽象含义的文献编目中,标点符号同样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正确运用标点符号(增加标点符号以明确著录信息的含义,改变著录信息中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删除与标识符号重复且不会造成误解的标点符号)^[6],使书目数据更贴近文献实际,更有利于用户正确识别与利用。

例如:2001 # \$a 中国动物志 \$e 蛛形纲 \$e 蜘蛛目 \$e 蟹蛛科,逍遥蛛科 \$f 中国科学院……。此例中用“,”区分并列层次,不同于上例。这是因为上例是比较罕见的,其中既是同层次的“目”,但它们又分别有下属“科”,类似于含有副题名的合订题名。在正题名部分,可以通过“\$a”与“\$e”结合,“\$c”与“\$e”结合的形式来处理,而在分卷(册)部分,尤其是下属部分还有若干并列成分,采用“\$i”与“.”、“,”结合形式更适宜。

2.5 逻辑性在责任说明中的体现

责任说明包含责任者和责任方式两部分。责任方式是具体文献形式、责任者的责任程度等相关(见图2),有一定逻辑关系,不应当忽视。对没有标著其责任方式的文献,著录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有利于用户正确判断文献情况;对标著不一定恰当的责任方式的文献,也要慎重处理。

例如对《Java2 核心类库详解》责任者说明的理解:尽管其书名页与版权页上都未标明“丛书”,但在封面上明确有“丛书”字样;丛书是在一个总书名下汇集多种可以单独存在的完整著作,该书完全符合这种情况;丛书的责任方式多用“编”、“主编”等形式,而单独的著作一般并不会既用“主编”,又用“编著”此类责任方式。因此,我们初步判断“主编”是“丛书”责任方式,“编著”是其中各单独著作的责任方式。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查看了《Java 系列丛书》另一些单独著作,有的版权页上的作者就没有“主编”;经向出版社了解,确认“主编”是该丛书责任者。图书的封面也是该著录项的规定著录信息源,客观、规范、逻辑地表达

该书有关著录信息的关系,我们将该书的上、下册集中著录为:

010 # #4a7-302-03551-2 \$d 68.00(上) 52.00(下)

2001 # \$a 最新Java2 核心类库详解 \$f 刘波[等] 编著

215 ## \$n2 册(1173 页) \$d26cm

2252 # \$aJava 系列丛书 \$f 王克宏主编

JAVA 系列丛书	最新JAVA2 核心类库详解 (上册)
最新 JAVA2 核心类库详解 (上)	王克宏 主编 刘波 等编著	书名:最新Java2 核心类库详解 (上册) 作者:王克宏主编 刘波等编著
王克宏 主编 刘波 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图2 图书的题名与责任说明规定著录信息源上的原始著录信息概况(示意)

又如:2001 # \$a 孙庞演义,又名,前七国志 \$f 吴门啸客[著] \$c 乐田演义,又名,后七国志 \$f 徐震[著]。根据补充的责任方式——“著”,就可以断定该文献是以文字为主。

再如:2001 # \$a 中国植物志 \$f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 \$h 第二十五卷 \$I 被子植物门 \$I 双子叶植物纲 \$h 第二分册 \$I 藜科,苋科 \$f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师范大学[编辑]。我们拟定该文献的不同责任方式,经过较全面考虑,由于《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首届主编由钱崇澍、陈焕镛担任,并且只有少数卷(册)署名(见图1),他们的位置处于编委会之下;而绝大部分卷(册)只署没有责任说明的团体——编委会,故补充的责任说明应参照采用“主编”。同理,分卷(册)的责任说明参照采用“编辑”。

多层次著录信息文献往往存在对不同层次负责的责任者说明,如何恰如其分地反映他们的实际情况,也包含逻辑性。对于分卷(册)题名完整、可以独立的文献,宜采取分散的丛编著录方式处理,不同层次的责任说明比较清晰,合乎逻辑;对于总集与分集合一的文献,也较容易处理各层次的责任说明^[7]。但

对于分卷(册)题名不完整、不能独立、采取线性分散著录的文献,对于虽有共同题名、而责任者不同、采取集中著录的文献,以及同时存在责任程度相当的个人与团体责任者情况,它们的责任说明应当妥善处理。

例如:《中国植物志》各分卷(册)责任者虽称为“编辑”,但他们是该卷(册)实际的主要责任者,是研究有关植物科属的权威,负责该卷(册)的编稿、审定等工作,不能忽略。对于此类问题的著录,目前有各种处理情况:只著录分卷(册)第一责任说明,理由是:分散著录应以分卷(册)著录信息为主;只著录高层次第一责任说明,理由是:高层次负责程度更大;分别采用“\$f”与“\$g”将高、低层次第一责任说明都著录,但对他们的责任方式加以区分;采取本文实例。机读目录的检索点没有轻重差别,只要设置,都可以检索到。高、低层次责任者都取固然应当,但他们并非“第一”与“后续”关系,用不同的标识符号显然也不妥当。“\$f”可以重复,但在责任方式相同时,为了避免误解,还是应当增加“[总]主编”、“[卷]主编”之类说明达到区分目的。

集中著录既减少数据重复,又方便用户查找。集中著录仅一个ISBN号、有共同题名、责任者不同的文献,采取总分集合一著录方式较妥善表达题名与不同责任者的逻辑关系。

例如:2001 # \$a 全国重点小学优秀作文评析

215 # # a3 册 \$d19cm

462 # 1 \$12001 # \$a 全国重点小学优秀作文评析 \$h 上 \$f 吴葆城[等]编著

462 # 1 \$12001 # \$a 全国重点小学优秀作文评析 \$h 中 \$f 唐国耀[等]编著

462 # 1 \$12001 # \$a 全国重点小学优秀作文评析 \$h 下 \$f 陈明[等]编著

701 # 0 \$a 吴葆城 \$4 编著

701 # 0 \$a(省略责任者的检索字段)

尽管462字段连接的题名与200字段的相同,但200字段的正题名是必备的,不可重复。

责任程度相当的个人与团体责任者,在200字段的描述子字段中按文献原题顺序,分别采用“\$f”、“\$g”标识;在检索字段,则可分别用701(个人)与711(团体)字段。

3 逻辑性与客观性、规范性的关系

不少人认为文献编目只是一些人主观的规定与技法,并无理论可言,这未免偏颇。确实,我们看不到不

少编目规则、条例、手册、教材中往往只作规定论述，就是探讨文献编目的文章也鲜涉及其原理。然而，文献编目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科，它既有很强的实践性，也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早在 50 多年前，杜定友就明确指出：“夫学之为学，贵有专门也，专门之学，必有研究之对象；必有系统研究之法；必有原理可据，规则可循。图书馆藏书之有图书目录，犹商店出品之有货物目录，故编目学乃簿计之学，其对象为图书，其目的在致用，如何便利阅者之检查，乃图书编目之要旨。古人论目录，必究学术源流与类例得失，其最大缺点，在重主观而不顾阅者之便利与否，虽有专门之学，而无专门之人，故成绩甚少。拙著《校雠新义》，曾愤而言曰：‘中国无目录之学’，盖于近代编目之方式标准，相去甚远也。”金敏甫也谈道：“咸知图书馆效用之增进，有赖乎图书编目之完善。”夫编目之业，岂惟录书目名而已哉，从事编目者，对于目录之意义，性质与种类；编目之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款目之内容与需要，均应彻底明了，庶不致误入歧途。^[8]令人遗憾的是，前辈学者的这些真知灼见并未引起更多专家学者重视。

机读目录不仅覆盖了手工操作的书本、卡片式目录的功能，而且扩大到自动统计、排序等方面，但就其描述与揭示功能的表现形式而言，机读目录仍然是以线性方式表达，不同于文献的非线性存在。要弥合编目员、文献、用户三者间认识与识别的差异，只能通过编目语言（语句、格式、符号、代码等）实现。文献编目经历了数千年，到现代，它的发展更为迅速，但万变不离其宗，比较科学的编目语言是离不开客观性、规范性、逻辑性等文献编目基本原则的。这既是编制著录条例、规则、格式的专家们需要注意的，也有利于编目员的正确理解、领悟和操作。

编目要坚持客观性，是为了用户比较顺利地通过编目语言的描述去认识具体文献，或把他们脑海中的抽象文献通过编目语言的描述、揭示，与实体联系起来。要想用抽象的编目语言比较准确地反映形象、生动的具体文献，只能通过逻辑原理，研究人们的逻辑思维特点，采用逻辑性方法表现。例如，编目员对于《插图本唐代传奇选译》的操作，如果著录时截取掉自认为次要的“插图本”三字（当然，规范题名处应当删除），而不依原题著录，用户很有可能根据自己记忆的完整书名去检索，却检索不到（如果不采取其他检索途径、检索点）。又如，在题名中增加应有的书名号

（《》），用户不假思索就可以断定其中信息是文献；这既明确了它的逻辑关系，又不会影响检索效果（标点符号不影响排检）。

规范是为了达到简洁、一致，使编目规则制订者、编目员、用户在对著录信息的理解、认识、操作等方面能够达到共识。规范固然含有约定俗成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逻辑因素。例如，标识符号中用“\$c”（卡片格式生成“；”）与“\$g”（卡片格式生成“；”）分别标识“另一责任者的合订正题名”与“后续责任说明”，用“，”识别同责任说明中的其他责任者；这同标点符号中用“；”表达复句内部并列分句间停顿，用“，”表达单句内部不同成分间的停顿，有相似的功能与逻辑性。又如，对常用的印制形式、初版文献，著录时都加以省略。

文献编目中客观、规范、逻辑性虽然各有侧重，但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是相辅相成关系。

4 结语

提高编目员的素质，如果仅仅强调在技能方面和学科知识方面还是不够的，尤其应当注意提高他们理论方面的素质。掌握哲学、逻辑学知识并非高不可攀，因为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文献编目之中，也是搞好文献编目工作离不开的。

高质量的书目数据应当是更贴近文献实际，更方便用户检索利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注重逻辑性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运用它，可以较正确领悟文献编目实质，较准确理解著录信息含义，较恰当表达著录信息，较妥善处理一些特殊编目问题。

参考文献

- 1 熊光莹. 计算机编目技术手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2 黄俊贵. 著录用符号原理与运用. 图书情报知识, 1991(1)
- 3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撰小组.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4 文榕生. 论机读目录的书名. 山东图书馆季刊, 1996(1)
- 5 文榕生. 略论机读目录格式中的卷标识.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7(1)
- 6 文榕生. 论书名著录的规范. 图书馆建设, 1998(1)
- 7 文榕生. 总分集合一的图书机读编目问题析. 图书馆论丛, 1998(4)
- 8 金敏甫. 图书编目学. 上海: 正中书局, 1947

文榕生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馆员, 发表论文 140 余篇, 出版专著 2 部. 通讯地址: 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8 号. 邮编 100080. (来稿时间: 2000-01-18)